

宋名臣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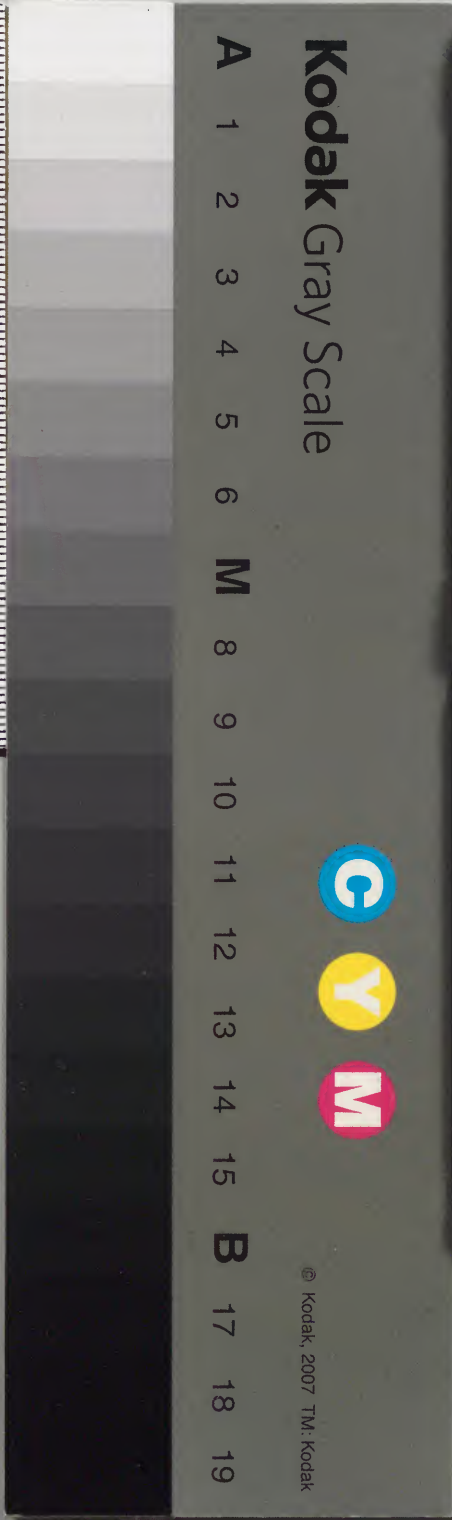
別集

漢書門	五	二	九	類
	一	四	八	號
	二	三	七	函
	四	三	六	架
	二	四	一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五	二	九	類
		一	四	八	號
		二	三	七	函
		四	三	六	架
		二	四	一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29
	冊數	24	( 18 )
	函號	287	118

十八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九下

明後學張采受先許閱

淺草文庫

嘉治二年 泰正

張九成 崇國文忠公

字子韶其先涿郡范陽人後徙開封紹興三年

狀元及第授宣教郎鎮東軍簽除常博五年改

著佐六年除著作尋除直徽猷浙東憲因辭言

丐休致八年除宗少除權禮侍尋兼侍講權刑

侍除祕撰提舉太平觀奉祠既久毀之亦其謫

守邵州丁謫居南安軍二十六年復祕撰知澠





州以疾辭已卯夏卒年六十八復敷文符制寶  
慶乙酉贈太師封謚

公夙學天成八歲嚶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  
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無二  
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爲  
法諸老驚歎曰真奇童子也十歲善文時儕稱雄  
十四游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  
比舍生穴隙以視則斂膝危坐對賓大編服膺勿  
懈若與神爲伍乃更相警服而師尊之

公射策集英殿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  
剛大爲心毋遽以驚憂自泄又曰臣觀金人有必  
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  
曰今日待虜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  
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  
之禍起矣又曰前世中興之主以剛德爲尚去讒  
節慾遠佞防奸皆其本也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  
之方當春陽盡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  
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  
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牕水院涼意淒清切想陛下  
念兩宮之在北邊蠻獯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亦



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表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穹廬甌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雖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

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攬小虫。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鬪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難間。聖情存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候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旨。趣論

附人名稱開  
占人即以焉  
殺



古今之成敗將見聞闕寺之言乃狐狸夜號而鳴  
鴉書舞也上感其言擢真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  
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  
首選誰謂不然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  
來未之有也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失回屈不能為  
也

策言偽豫比之狐狸鴟鴞或傳以示豫豫不勝忿勝  
之康莊手劍以屬刺客眾為寒心公曰欺天罔人  
惡積禍稔殆自斃矣後因陛對上語之曰逆豫勝  
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

詞有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

公歸海昌登笈雲集公遜辭不獲乃語言曰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太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  
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  
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  
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諸君  
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

有詔經筵官分講讀經史公講春秋一日論日食曰  
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  
蘊崇之絕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



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災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

公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公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

上問。顯俊尊上帝如何。公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之初。是迺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九成為禮侍。嘗從容於上曰。虜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秦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既而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秘撰。奉祠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如此舉動固  
是正人一失  
不可并爲子  
譏誣短

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  
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  
無所畏既而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  
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今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  
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邪者之  
戒落職編置南安軍公與徑山主僧宗杲爲莫逆  
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刹至  
無所容宗杲更敞千僧閣以居之而公往來其間  
檜恐其議已於是言者論公與宗杲謗訕朝政一  
上在經筵嘗問高問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傳載

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答之云  
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問曰說春秋者雖  
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  
是問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  
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  
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  
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

公謫居南安前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公徃省之  
謂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  
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而不肯議和遂爲



亦其根器力  
量本自貴徹  
故言下即豁

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公曰無愧此心足矣何  
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  
言心中豁然矣即逝公壯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  
氣猶待人之決况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  
此心乎

公在南安或問公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  
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公曰大抵人材在  
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  
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公方斥異已大起告  
訐此其志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徼人之言子姑  
俟之

公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  
依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  
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跌隱然可一笑  
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晏敦復

字景初元獻公會孫登大觀三年第宣和末除  
吏部外郎檢正吏侍歷禮工部權吏書紹興十  
五年薨

時伊川道學為天下宗師公不遠千里而見焉先生



一見奇之。由是學問日益純正。士類推重。上方銳意恢復。為內修斗攘之計。公進治本之說曰。朝廷者天下之本也。自古未有朝廷治而天下不治者。亦未有朝廷不治而天下治者。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不易之序也。

上命宰執諭旨。令條其防秋利害。乃上疏曰。臣竊以淮甸實今日朝廷之藩籬也。經營固不可後。分屯諸將措畫營田。未為失計。惟進退之計不可不審。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今日所當務者。云

云。臣又聞自古用兵。必由內重而外輕。然後根本固而理勢順。今諸將在外。朝廷猶當增飭守衛。都督府亦當於江上固守。為諸軍聲援。明州等處海道舟船亦宜嚴為防備。無使妄動。使虜為盜來不可犯。去無所得。斯足矣。其他不可輕議也。

時用兵不常。公慮朝廷輕舉。因言於上。謂天下之事。所宜謹重而不可忽者。莫大於兵。蓋兵凶器。戰危事。一舉而勝。猶懼後悔。舉而不勝。後將若何。且以越王勾踐事吳。未嘗一日忘之也。然必謀之二十二年。國之父兄請報者。再而後勾踐許焉。勾踐欲

不肯  
議者而  
兵則慎  
乃尔故曰  
渡之事一  
蒙于張浚  
取于秦檜



謀者四而後范蠡許焉。在我者惟人事修而天時至矣。又必在彼者。天人之際。皆有滅亡之兆。乃始蹶而趨之。以務及時。彼其所以卒能滅吳而雪會稽之耻者。誠以必勝之策。出於萬全故也。今國家恢復之計。誠不可後。舉兵北嚮。必欲有成。則不可不謹重而後發也。

秦檜爲相。制下。朝士皆相慶。公退而有憂色。或謂公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玘。聞之。皆以公言爲過。其後乃服。

胡銓之貶昭州也。臨安遣人械送。范如圭方疇同見。

公爲銓求援。公曰。頃嘗言檜之姦。諸公皆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若何所。不爲公。卽往見知府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亦不如此。如是。澄愧謝曰。卽追回矣。

公素剛嚴。爲世所憚。及居天官。秉心益公。執法甚固。請謁不行。親故有以書至。視其封題。有并及同字者。卽却之。不納。惟務抑僥競。清流品。甄序人物。區別賢否。一時銓總號爲平允。中興以來。凡曰選格。法多公所裁定。士無淹滯之歎。上嘗歎曰。晏敦復。



凝重剛方。當公介然。衡總有序。擿發清明。事無姦。滯。山濤毛玠無以過之。

金人遣使至境求和。而要我以難行之禮。上厭兵革。且謂南北軍兵久困征役。姑欲屈已就和。以紓目前之患。乃降御札。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公奏言。臣竊以自古夷狄爲中國患。世皆有之。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夷狄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未有非中國強盛力足以制之。而自肯與中國和好者也。然所謂屈已者。當思有益於事。則小屈可爲也。倘於大事非徒無益。又且因而

別致禍患。則可不深思熟慮之乎。一事既屈。則又以他事來屈我矣。小事既屈。則必有大事來屈我矣。臣又切料。專以和議爲是者。必謂和議既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臣竊謂和議與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既成之後。虜之詔令。有必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虜以逆命來。則兵不可不用。平時宰相方以和議爲已。功力贊屈已之說。以謂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必行。羣臣有附宰相而求進。乃說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羣議橫起。何



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之則公之事遂矣宰相  
納其說遂擢言者居中司又引其黨與使居樞  
公私切憤歎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天子爲姦  
臣所誤臣子豈可坐視自同衆人而不爲盡言之  
乎乃上疏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  
念兩宮之未復不但屈已與虜議和夙夜焦勞誠  
心懇切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  
敢輕屈爾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  
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對從容獻納庶幾天  
聽爲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時廷臣乃務  
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以爲一身進取之資不  
恤君父臣屈辱之耻核情定罪大不容誅乃由察  
官超擢御史大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陛下耳  
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  
衆論固已嗤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  
臺之中長貳皆然旣同鄉曲又同心腹唯阿相附  
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  
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  
而擢左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  
而將奸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爲陛下柰何遽與



此輩斷國論乎。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愠矣。今如淵廷臣將輩，漸以成羣，豈國家之福哉！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杜羣枉之門。

公爲吏書，卽罷知衢州。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檜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公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公凡論奏，上未嘗不嘉納。嘗面論曰：卿鯁峭敢言，無所回避，可謂無忝爾祖矣。

卷九下終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下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馬嘉植培元叅正

劉錡 武穆公

字信叔，秦州成紀人。大觀間，以父仲武功補三班借職。政和六年，差充秦鳳經司機宜。宣和二年，改熙河。徽宗卽位，授閣門祗候，尋差潼川廉訪使者。靖康初，授閣舍。九月，知洮州，兼洮東安撫。建炎二年，知西寧州，兼沿邊安撫。隴右都護張浚奏其功，陞右武大夫，熙河都監。餘仍舊。四



年宣司授開州團練使涇原經略安撫兼知渭州紹興初降知岐州統制文政州兵馬二年統制成都弓兵三年差成都兵鈐兼節制文龍州尋復開州團練使克宣司統制官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司參議四年召對除帶御器械尋差江東總管駐建寧六年差權提舉宿衛親兵尋充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復主管馬軍司扈從幸金陵七年差兼督府咨議軍事八月充淮西制副使守廬州兼淮西安撫八年充密院都統制駐京口九年除果州團練使神龍衛四

廂都指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十年除濟州防禦使仍舊職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順昌戰功拜鼎州觀察使尋除樞密院都承旨授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沿淮制置使淮北宣撫判官秦檜惡之罷知荆南湖北歸二十五年知潭州兼帥使二十七年除太尉知荊州三十一年召易鎮威武軍除鎮江都統制京東河東招討使疾甚召除萬壽觀使遣使宣醫知不可起許致仕是月薨于都亭驛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紹興十年公赴東京副留守任又以兵戍陳汴隨軍  
 家口畱順昌公乃帶王彥所刺八字軍以行絕江  
 淮至穎上與屬官杜亨道王義賓及將佐拾舟陸  
 行抵順昌府守臣陳規得報虜騎已入東京規以  
 示公時公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幼緝重相去  
 尚遠公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公見規曰事急矣  
 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守規曰有米數萬斛公曰可  
 矣規亦力畱公共守公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  
 在足以害敵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虜  
 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守

是役非陳元  
 則為太守亦  
 不能補助成

者公曰基本赴官畱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  
 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  
 議始定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通判汪若海泐檄  
 至行在公以奏附若海行即與屬官登城區處城  
 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賊有悉焚之分命諸統制  
 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  
 北門且明斥候及募土人作鄉道間探於是軍人  
 皆奮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  
 公親於城上督衆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  
 賊之遊騎已渡河至城外公豫設伏擒其千戶阿



黑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公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虜衆既而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公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賊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于兀朮矣時公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兀朮所用嘗知順昌至是復來城下兀朮欲再令守順昌公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用已所部兵守之時虜衆圍城四日乃移寨於

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公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衆既而報兀朮親統兵至先是兀朮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卽索靴上馬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過淮寧西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公聞兀朮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之用而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賊營近在三十里而



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爲悞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爲然。皆欲效命。公呼帳下曹成等二人。諭之曰。吾遣爾作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虜必不殺汝。今遣騎綽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爲所得。虜酋問我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爾已而遣探騎。果遇虜。二人被執。兀木問之。對如其言。兀木喜。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砲具。行翌日。公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卽縋上。虜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于械。公取焚之。兀木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替之比。國王臨城。自可見。兀木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趨倒耳。卽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畱。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平明。虜併兵攻城。凡十餘萬。而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公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賊先攻東門。公出兵應之。賊敗退。兀木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五。貫以韋索。號鉄



浮屠每進一步。卽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鉄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虜諸酋各居一部。衆欲擊韓將軍。公出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叛將孔彥舟。鄺瓊。趙榮。輩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極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公忽遣數百人出西門。虜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檣。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公遣屬扶歸。士殊死鬪。入虜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于濠者。虜大敗。殺其衆五千。橫屍滿野。兀朮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公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兀朮之未敗也。秦檜奏俾公擇利班師。公得詔不動。至是兀朮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泰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韓常而下皆鞭之。於



是復以葛王褒守歸德府。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公。俊既不樂公而德復撥謀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畱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卽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下，今自奮報國，爾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復慮公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賊遁去。

順昌錄曰：錡方被圍時，遣价求援于朝，得報已差行。

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前軍來援。十二日，金賊既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賊勢動息。二十二日卯時，以數十騎列城下，錡邀入，具飯已，憩於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賊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錡擇利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

一 韓月功子



先上賜公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  
公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至是始具功  
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  
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爲士伍虜之始至也統  
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  
後死公加厚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疋兩均  
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公方欲進兵乘虜虛而檜  
召公還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虜震懼喪  
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  
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上謂宰執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劉錡以孤軍首挫  
賊鋒兀朮遁去其功卓然目觀察使便除節鉞卽  
自降制上賜手札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兀朮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出屯京毫出入許鄭之  
間簽兩河軍與蕃部共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  
入寇陷壽春府犯廬州守臣陳規病朝廷命公自  
太平州渡江援淮西公兩至廬州巡其城曰不足  
守也乃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  
依水據山以遏虜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惟視  
公兵以爲安危公旣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



復振虜據廬州不敢舉兵逼江者懼公乘其後也

江南由是少安

元术陷廬州次侵和州公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  
下關兩與賊遇俱捷至拓旱其地坦平虜自以為  
騎兵之利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公遣人會合張  
俊及沂中之軍時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  
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  
俊未至公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  
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公即與德  
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之元术鉄騎十餘萬分

八字軍連為  
諸軍冠

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賊  
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長  
斧堵而前公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  
旗幟也即退走屯於紫金山

詔光世世忠沂中錡諸將以捷書繼至軍聲大振蓋  
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建康畱守葉夢得亦  
奏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詔獎之

拓旱役之明日俊至諸軍皆會俊之姪子蓋指揮諸  
軍公呼子蓋語之曰爾安得擅揮吾軍如此號令  
將安出他日當以軍法從事俊聞之不悅自是與



後此時幾殺  
銅不止他日  
殺也

公有隙初諸軍之捷議當並以奇功奏俊獨抑公  
功數日內侍至勞賜諸軍公獨不與又數日諸軍  
復廬州班師忽濠州王進告急俊以諸軍往解圍  
至黃連阜距州十里頓兵不進濠州失守公為俊  
曰我軍乏食不如退軍就糧俊不從意虜兵且退  
欲以收復濠州為功公曰賊得一州而遽退必有  
謀也宜嚴備之俊又不從俾沂中將神勇步騎六  
萬人直趨濠州遇伏而敗時大雨水潦公軍至藕  
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趨宣化公軍方食  
俊遽至曰虜有兵來奈何公語俊無恐某自以步

兵禦敵願宜撫觀之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  
曰探者之妄也乃俊所遣戚方殿後之軍爾公與  
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公軍擒得十六  
人梟首檠上餘皆逸公往見俊俊怒曰俊為宣撫  
爾為判官何得斬俊軍人公曰不知宣撫軍人但  
斬劫寨賊爾俊曰有卒歸來言未嘗劫寨呼二人  
出對公正色曰某為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  
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及班師之日俊  
沂中皆先渡江公駐和州不渡以聞而聽命焉得  
詔許乃渡俊沂中益憾之是役也三軍進退皆主



於俊而沂中俊之腹心也軍旅之事二人謀之公  
不與聞俊沂中既還朝言淮西事時秦檜為相主  
其說罷公

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  
為則知其材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  
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  
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最為可取  
上以公知荆南府充湖北路安撫使罷其兵張俊深  
忌公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公戰不力也飛請  
罷公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聞除公荆南竊

與人云譬之奕碁此着最高也人問其故元濟曰  
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  
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  
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也  
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

公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  
不赦

上亦知其能遂以公為浙淮浙西制置使尋命進屯  
揚州

公引兵屯揚州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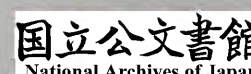
鼓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鎮江城中心香烟如雲霧觀者填擁

公發揚州時公病上遣中使將醫往視公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候敵人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公遂行日發一軍時病已不能食惟啜粥而已

先是虜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公提大軍禦之於清河寇以瓊裹舟載糧挽而上公募善沒者鑿舟沈之虜大驚公俄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俄而賊犯楊子橋欲以邀公公以兵

保瓜洲賊騎逼江公遣麾下設伏於皂角林與賊報戰誘賊入張弩俄發賊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奏至上曰劉錡在淮東捷可謂與國宣力遂遣使以金五百銀七萬兩徧勞有功將士上又曰使人人如此立功將來凱旋王爵亦所不吝

公在瓜洲數日無日不戰公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公專防江上會公病已劇遂肩輿渡江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大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隨姓名而答如響。至公。明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順昌之役。亮時年十八。以萬戶從軍。公之勝兀木之敗。亮所親見。故其出師也。欲自當公而卒不果。

有虜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虜者見其廐卒怒詈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下終

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下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馬嘉植培元泰正

李顯忠 忠襄公

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收賜今名。其先唐諸公子也。自唐以來。世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祖孫相承。長雄其鄉。建炎二年。以功補初階。稍遷。鄜延路兵馬都監。克第六將。知同州。密為恢復計。志不就。遂奔西夏。紹興九年。自夏國歸朝。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十年爲三京招撫使司前軍都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十二年除保信軍節度使瀾東馬步軍副都總管尋降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住二十三年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次年改選鋒軍統制二十九年除都統制亮渝盟克御前先鋒都統制尋除御前諸軍都統制三十二年授淮西制置使京畿河西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授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孝宗登位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興初兼淮西招撫使自靈壁還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又移撫州歲餘移信州乾道初召還復容州防禦使尋復隨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丐祠改提舉台州崇道觀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六年除侍衛馬軍司七年復太尉九年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淳熙四年召除提舉萬壽觀奉朝請五年七月朔薨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隴西郡開國公嘉定二年賜諡

公之在母也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聞之請觀之曰所生乃男子當以刀劍七弓矢鎧甲各一寘母左



右夜未半雞鳴犬吠乃生也果然公生立於蓐火光燦然一族異之

公生而卓異長七尺風神堂堂自幼倜儻有遠畧忠壯秩當任子公慨然曰男兒當自立功名於戰陣取富貴何籍門蔭耶

公知同州與王世忠號鉄旛竿者令頓遇等潛謀通屬將距渭水共爲恢復之計乃遣使臣白彥忠黃士成崔佺以書抵宣撫吳玠冀出兵外應時撒离喝挾貴驕恣過郡邑則擇良家或官吏妻女信之不從則陰賊之公常扼腕一日召公計事公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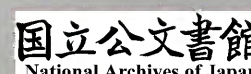
利於已稱疾不往撒离喝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首領桀黠者百餘人欲以掩公至則踞坐聽事公使人扶掖見之撒离喝作色謂公公謝以墜馬傷足請犒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酒使盡醉殺之別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下擒撒离喝縛馬上將以南歸爲質謀迎北狩之轅公有恩於州人州人甚愛之見公舉事咸驩呼鼓舞以手加額曰復見趙官家有日矣擁逼出門會有人告變捕公者兵刃四合公與親隨崔臯振拔忠等近百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由漢村經臨高原撲地河



伍交原。凡關隘兵悉控扼。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憇原上。望追騎益多。公擁撒離喝謂追者曰。追我急。即急殺之矣。故虜騎尾而不逼。有勸公殺以絕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乎。雖死無益。吾固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能從我三事。我活汝。不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非我敵。汝嘗見吾戰矣。豈誑汝者。撒離喝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於是授之三箭。使折以白誓。公曰。汝國本遠夷。大宋優禮厚幣。講好修睦。而汝國遽墜大信。猖狂至此。我宋何負焉。今還語而主

放後  
渝盟  
誓者  
知俱爾

歸我二聖。復我疆土。繼好息兵。免南北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舉事。悉自我出。吾家屬泊同州之民無與也。汝無遷怒。戮及不辜。二也。吾既舍汝。汝無縱兵追我。我獲汝。必不汝放。三也。撒離喝聽命。唯謹。次第折箭。且曰。如敢背盟。有如此箭。公麾之。使去。虜騎得撒離喝。即東馳。莫敢回顧。公始欲擁撒離喝歸朝。值洛水汎濫。無舟可渡。又虜人會合諸道軍馬。斷南歸之路。公不得已。遂奔夏國。公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





公亦無隱。自茲無彼我之間。楊因暇日語及虜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爲用。有間者自延安來報。自公之西。虜人卽飭兵分捕公之家屬。二百口。無長幼。悉遇害。公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眦。恨不卽死以復讐。天大雪。公中夜自挈壺酒。過楊。楊延之臥內。相與對酌。因愬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讐。楊慚然。翌日爲公請。夏主曰。彼能爲吾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豪酋號青面野叉者。有射騎數萬。恃勇桀驁。要素無厭。

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旣逼其境。遇行者。俘以自隨。奄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岡阜間。謀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叉者。金冠鉄面具。畫如鬼物。故號野叉。少選。野叉持大刀。跨馬名赤馳。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叉問公爲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叉怒。揮刀躍馬。



而前公豫戒一騎俟我與之交馳從旁過之及鋒  
未接一騎出焉野又顧視間公伺隙投鎗徒手拚  
其背野又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窘感散遁伏騎乘  
之餘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  
以父喪卽日出兵十萬授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  
人旣族其家度公必爲復讐之舉兼自丙午歲用  
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旣厭兵且爲王師敗於兩淮  
思欲息肩割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忘  
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  
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捕害吾親者若得其  
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緹城  
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而有捕二  
人以獻者公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虜人旣還  
侵地國家賜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僞  
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爲公言真詔也公卽率  
所屬南望拜赦郡人安堵  
公流離僑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還朝之  
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待效見歸報朝廷及三  
京旣還無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徃徃懷土  
公度不可強但取願從者得三千餘人公郵延部



曲數萬衆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闕。又於內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夏人歸南。反謀公歸夏。公怒。遂擒樞。同時領衆歸朝。高宗賜對便殿。獎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燕犒賜賚。恩意甚渥。時公年三十也。

兀術寇邊。朝廷大舉進討。劉光世充三京等路宣撫。處置使。表公爲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淮西。戰于拓臯。兀術大敗。公追至孔城。獲老婦倪之。被虜者。以萬計。

公生西邊。長遊隴蜀。梁宋間。熟悉虜情。至山川險易。兵馬強弱。如指掌。因上恢復之策於朝。時當軸者。方主和議。慮公矛盾其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居丹丘。從容暇豫。與叅政錢端禮賀允中。兩府曹勛。郡守蕭振。日爲棋酒之樂。徜徉于泉石間。無廢閑色。時岩壑朱敦儒亦居是邦。群公每有勝政。朱必以詩詞紀之。

時虜使言公私遣人過界。詔令分析。會公上恢復之策。秦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遂降



官奉祠台州居住。

逆亮犯順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禦營先鋒都  
統制候騎報賊東京郭副畱韓將軍兵萬人渡淮  
公領趙康年曹高麥章永壽劉彪等與虜戰于大  
人洲首挫其鋒乘勝捲擊過淮虜軍溺死者千餘  
人俘降甚衆復還舒城入合肥又携張師顏馬司  
精銳由安豐花壓鎮取順昌公先聲所暨城中震  
悚至則拔之擒王千戶等俘降數千人又遣曹高  
麥分兵襲蒙城擒劉承德而還後亮親擁兵犯淮  
西朝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拒于合肥權退保和州  
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蕪湖以祝裕谿口之  
報權棄軍渡江人情洶懼督府被旨罷權兵柄  
公會軍采石始權失律也時雍國虞允文叅贊督  
府訪權所以敗之實其軍成詆權失且曰非我輩  
不戰之罪亦非虜之善勝蓋權望風先遁我輩何  
能自振虞公曰朝廷已令李將軍交此軍爾謂如  
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我輩有所賴公於是領權  
軍亮至揚林瞰江築高臺植二黃旗中張黃蓋亮  
躬擐金甲執小紅旗麾軍恃衆以爲江可渡也公  
卽借畫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



於東西兩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伏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振天地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俊王琪盛新戴臯張振張榮逆擊之我師鼓勇一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剋敵弓射之中者洞貫虜溺水死者不可勝計賊於是退遁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日煙焰徹天亮旣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今管軍非王權乃曩時擒撒葛喝李世輔汝衆逼江將何爲曷若稍却容我渡軍爲一戰決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聞之走淮東尚畱精兵於和爲後拒公分兵絕江陣於和之賊下賊出迎敵公身先將士殊死戰賊敗走入城我軍躡之賊縱火公領軍塗甲冒火而進遂復和州公又遣章永壽頓遇趙宣李宗正等襲至香林塘追擊大破之又分遣將校於蜀山段寨以來邀擊虜衆所向無不克捷公伺得亮將犯京口乃遣戈船令戰士踏車左右岢峩巨艦舳舻相銜掀舞於湍流駭浪中逆折下上勢若遊龍諸酋憑壘觀之莫不喪氣亮乃作僞詔遣校尉張干秩挈舟來諭



王權謂亮提兵過瓜洲似與權有先約。雍公與公議。公曰。此其用間耳。然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雍公以為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鵬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待。無虛言見誅。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賁往。亮得書大怒。數諸酋不用命。致楊林之敗。將斬之。諸酋哀懇。久之曰。姑赦汝。旦日各備戰艦百艘。約五日必至。江邊令者死。諸酋退。自計曰。南人用李世輔統兵。其甚固。我輩進必敗。退則誅。進退等死。死中求生。可乎。遂殺亮。亮斃。詔班師。以功擢侍衛馬司。諸子襲對便殿。各賜金帶。

孝宗登極。公陞對論用兵大計。稱旨。蒙王音獎諭。賜田七十頃。明年擢領殿岩。會都督張浚自任恢復之責。以招撫使命。公節制殿前馬司。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邵宏淵為之副。建康鎮江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進自淮東。公即禡牙建旆。誓衆啓行。五月渡淮。偽都統蕭琦領兵拒戰于陡溝。張左翼。公指謂諸將曰。此



所謂拐子馬。虜之長技也。張榮請爲先鋒。公授以方略。一鼓而虜騎奔潰。公進軍距靈壁纔數里。蕭陳以待。公遣時俊員琦率兵擊之。張師顏等繼進。良久。公遣曹高麥等以千騎橫衝賊軍。又遣李舜舉領白旗子策之。蕭大敗。轉城西遁。靈壁城中步卒。洎僞官相繼出降。遂復靈壁。

初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壁。然後併兵而西。公剋期得靈壁矣。聞邵猶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壁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無所戰。則不敵。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必殺無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

李威名。餘則不知也。今願以城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及公至始降。邵以功不自己。嫌隙始萌。公趣邵奏捷。邵曰。賊降相公耳。公曰。此來本爲國事。將此功與公奏捷。願無疑也。邵終怏怏。乃曰。今收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廉師顏與都統男世雄同得聖訓。令到南京。然後取旨。今大軍入境。纔得二邑。以爲何辭。而遽回軍。萬一搖動衆心。有誤大計。邵愈不協。乃與其徒唱言虜且大至。吾屬虜矣。公曰。今軍勢方



張正當仰遵聖訓復占地以慰中原。來蘇之望。遂軍靈璧。癸卯。蕭琦領家屬降公於靜安鎮。公待以禮。命將官吳溫館伴。甲辰。公軍傳於宿州城東。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壺漿接踵。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於是盡得虛實。是日邵軍亦至。始合戰于城南大王湖。自旦至晡。凡數十陣。虜軍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軍止。有來早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璧。就糧而歸。公曰。所以約賚軍食者。正欲宿州就糧耳。令諸軍破城。早飯。邵衆竊笑。公遂申嚴賞罰。率屬將士。翌日丙午。曉色未分。不施攻具。士卒坎城。爭先而上。卽開門進軍。與城內賊軍巷戰。公麾軍盪擊之。遂收復宿州。破賊而食。果如公言。邵軍尚未越濠。遂遣撥發官王儀等。屢往督促。邵始渡濠。登城。郡帑金帛。卽追庫務官吏對宏淵等。按簿籍。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劉持攝州事。用郡人所舉也。先是都督魏公移書于公曰。作陛辭日。面奉聖訓。車馬渡淮。卽令邵疾聽公節制。仍令具知稟守待。繳奏。邵殊不樂。至是復以公移。



軍分節制邵益銜公殆不可與共功矣

偽元帥李徽領兵來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散卒大

戰于城南兩軍殺伐相當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

數里匿于櫻桃園適督府察視虛實者見之為公

言又李保棄其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

詰其罪二人伏辜遂斬之公與邵議曰虜既數敗

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邵曰今得宿州虜雖敗走必

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敗當如何邵曰洪

州必有虜兵又曰聞虜已召陝西諸路軍馬會於

東京必來大戰公笑謂邵曰不然今虜數為工師

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

則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山東

州嘗以恩結其人頗見信重聞吾提兵之

必響應則不勞而下也山東既下可以重賞

豪數萬為前驅王師繼之則河南故地括日可復

雖陝西兵至道路遙遠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

必勝矣况陝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為虜用

此吾勸全之策也邵雖心伏其謀以歸心之切終

不以為然辛亥遲明親援抱鼓激勵士眾戰酣公



免膏。驩馬揮戈所向披靡。字撒退却者三。虜大敗西走。時宏淵擁兵坐視。且與其將佐宣言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且畏熱。况烈日中披甲苦戰。人何以堪。衆心遂搖。無鬪志矣。壬子夜。忽鼓譟。公遣騎覘之。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都統世雄。陽爲虜劫寨自遁。黎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移軍入城。虜謂我怯。乃率餘兵攻南城。又分兵潛攻東北城。陷。虜兵已登陴。公親揮鉅斧。手殺數千。百人。將士爭奮。擊虜下城。虜兵攻南城者斃於柵。木矢石積尸齊羊馬墻。濠水盡赤。虜旣數敗。苦熱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邵衆旣扇於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奄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來。陝西去幾里。而能遽至是耶。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自古豈無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虜見怖而走。止吾追兵耳。姑畱三日。觀之。於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降敵耳。不然。盍去。至曉。一城恟恟。公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而沮撓若此。會勅書至。有見可而進。勿墮虜計之語。公遂整軍而歸。



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強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降虜右翼都統蕭琦萬戶蒲察徒穆國戚同知大周仁三百戶百人長及王甲等破宿州斬麻葉萬戶柳葉千戶城內外殺死并捉到番賊及當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萬餘人於是軍聲大振士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日望王師之來以爲內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人諸司自有實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賊之境不帶芻糧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拔賊立功傷中將士亦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帛以充激賞且宿州之役係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城殺降數萬虜衆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北簽軍皆欲內叛相應賊勢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功怯戰退走誤國大事更相鼓唱張大虜勢復以退師爲是公還至盱眙見魏公納印待罪唯歸過於已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除醴泉觀使奉朝請趣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置長沙居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不協故過不在公移撫州歲餘又移信州



公一日對於選德殿上愛其姿貌魁傑命寫真閣下  
 越明年按視營屯還敷奏深合上意復太尉錄前  
 功也未幾引兵丐祠居會稽歲賜米三千石閱五  
 年上思之詔奉朝請中使勞問江津賜銀合茶藥  
 入見上撫存甚渥繼又出內帑金賜之

公智勇根於天性自其兒時無他好與鄉里同輩惟  
 以馳射為戲不啻晝夜夜則對燭二燈人挾一矢  
 射之中者使不中者負而返公常十中八九一日  
 行壽春道中馬忽辟易有虎自林間躍出公背發  
 一矢中其貫額于地後騎爭以戈斃之公之用兵

奇智百出以勇果濟之故先計後戰卒如所料適  
 大敵餘人奪氣公方優游甚暇屢以少擊衆取勝  
 御軍嚴肅令使必行諸子有從軍者臨敵公常戒  
 之曰汝曹無恃我故不用命軍有常刑必不汝私  
 於是諸子奮勇先登皆立奇功公雖不喜文飾然  
 前代治亂近時得失壘壘言之使人聽之不倦議  
 論切中於事情人所不逮  
 靖康間公遨遊三國萬死來歸忠烈昭然上貫白日  
 及敗兀朮於拓臯挫逆亮於采石西取順昌北復  
 符離雖志不就亦足暴白於世矣



公逮啓手足。呼門人諸子謂之曰。吾束髮從軍。及茲  
爲將。殺伐不爲不多。然未嘗以私憾戮一人。今年  
已七十。官至二府。行矣。無纖毫累。所不獲者。國恩  
未報。大讐未復耳。且囑諸子曰。汝曹當竭節盡忠。  
以追繼吾志。則吾死瞑目矣。口占遺表之略。言  
竟寂然而逝。

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二下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馬嘉植培元叅正

劉子羽

字彥修。忠顯公長子。以門蔭入仕。宣和末。忠顯  
辟爲浙東機宜。爲大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真  
定。復辟之。尋除直祕閣。丁吉除祕撰。知池州。改  
集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管使司。叅贊張忠獻入  
蜀。辟爲叅議。紹興四年。除徽州制。拜利路經畧  
使。兼知興元。除寶文閣直學士。尋責散官。安置



白州忠獻入相。召除集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叅議軍事。以朝廷欲用之。顧親年浸高。力請歸養。以徽猷待制。知泉州。忠獻罷。言者論之。復責散官。安置漳州。會江上擇守。起爲沿江帥。知鎮江。秦檜忌之。復以祠祿歸。十一年十二月卒于家。年五十。累贈太師。

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徇國之願。衆人惶撓失措。公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機。殆無遺筭。得將士心。皆願爲盡死。爲政發姦。謫伏如神。所治不畏強禦。而天性孝友。接人樂易。開口見肺。肝輕財重義。振人之絕。傾貲倒廩。無吝色。許國之誠。至沒而不懈也。

自虜入梁洋。蜀大震。劍南諸州皆爲徙治之計。撒离喝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公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休關。不及。撒离喝遣十五輩賫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爲我言於爾酋。來戰卽來。我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撒离喝書。以大義責之。虜糧匱。死傷者十五六。遂遁去。公以兵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其餘衆不能自拔。降者凡十數柵。虜之喪失莫甚。



於此。

張忠獻富平之敗，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鉄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吾乃東走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血脉不相通，進退失計，悔將何及。爲今日計，且當留駐興州，外係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備，奈何爲此言乎。張公然之。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卽自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寨。虜知我有備，引去。公謂虜用騎兵，利在衝突，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蔑不濟者。且以約二將，彥頗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逆戰不能却，遂退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徵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卽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



前某當往玠卽復馳至饒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夏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蘗食之遣玠書與決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呵者玠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爲壁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候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地据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卽爭代公處項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

撒離喝兀朮輩時方垂涎于蜀日夜聚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貳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爲必司蓋如此惟公與張公



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興元。分遣官屬安集勞來。自是兵勢日振。方夏恢復遠略。然張公益困於纒。公亦繼被罪矣。

始吳玠爲裨將。未知名。公獨竒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公徙白州。玠上疏納節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

公在鎮江。會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旣而虜騎久不至。樞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此

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夏遲回。是必有他意。居頃之。虜果復以和爲請。而使者乃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其有異。大懼。請之不得。至以語省公。公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已。竟出境。乃還之。張俊還朝。上聞公治狀。及所料虜情。亟詔復舊職。公以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

公守泉州。進論時宜。劄子八事。論江北戰守二策。曰。



臣竊論今日國家大計莫先戰守二策因險爲守則守易固因守爲戰則戰必克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今日淮甸雖置守帥而無堅壁無聚糧或營一閩之市或聚易合之徒敵人一至則冰散瓦解千里蕩然長江之險舟楫之利固與敵共之虛聲所搖人情騷動此由江北藩衛之不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營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一二大將浮江上下爲之聲援則大

勢可圖也

論襄陽形勢曰臣聞善奕棋者不爭邊角之利善立國者必強腹心之勢今日國家暫保江左形勢之地若緩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昔人以爲用武之地故三國戰爭皆出於此得之者強失之者弱自喪亂以來莽爲盜區國家多事經理未遑亦幸敵人弃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丘墟固難卒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爲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益兵聚糧爲戰守計分遣別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



月夏爲後圖。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絕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闕中原有席卷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今不早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害易轍復欲爭之固已難矣。

論禁衛曰。臣竊惟藝祖削平僭亂聚天下精兵以強京師。取大原兵以爲龍衛。取幽州兵以爲神武。左右員僚本藩鎮廳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升自川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凡此之類。不可悉舉。皆總於三衙訓練精閑。故能坐置四方。如臂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耗。勁兵驍騎。分

隸諸將。沿江戍守。蓋救紛解急。枝梧目前。未暇長顧遠慮也。昔周瑜拒魏而吳王提重兵以爲後援。鍾會伐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安。二王豈不知指撓目顧。端拱仰成哉。蓋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其所防者深也。今三衙兵雖稍收集。而寡弱未扼。欲望陛下遠鑒。吳魏居重馭輕之術。近法藝祖以中制外之權。選徒蒐卒。益增禁衛。仍擇腹心忠亮之臣。分爲統帥。則威聲所懾。非獨折衝禦侮。亦所以強本固基。爲社稷長久之計。論守江曰。臣竊見六朝之守國也。皆輕戍江北。重戍



江南因險而守。因守而戰。內強根本。外固邊陲。敵來則出。驍將合銳。兵先事而逆擊。未便則清野。鄙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北兵遷延乏絕。畏首畏尾。往往狼狽。亾遁。大約皆此謀也。昔陶侃不城邾。其說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隔江而城。非三萬人不守。引敵致寇。實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會。又非所資。侃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止諸鎮北移。其說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須養威待時。虜若送死。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我所短。謨非畏法也。知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斥

候之交。非耕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所若各數百里。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獨機。審利害於當時。垂龜鑑於後世。願陛下詔帷幄之臣。稽六朝重戍之謀。攷三子慎守之策。固本保邊。陰消戎詐。庶幾不動聲色。疆場晏安。我既出於上策者矣。

論舟船曰。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防隄岸。塞險隘而已。維檣艦。據津流。則其險十倍。飛棹楫。冒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



之利無出於此。伏見巡省已來，暫駐吳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船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事畢而已。陳利害者，以爲常談；習游泳者，以爲末技。未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羯虜於長江，攻羣盜於平湖，戰多不捷。職此之由，竊攷六朝舟楫之制，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蒙衝之類是也；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也。大艦有飛樓，有拍竿，有長槽，屯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

小舟欲輕扶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剽善反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鬼驚膽墮也。昔李氏水軍敏銳，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之上策也。論南兵曰：伏覩朝廷向來數調諸路禁兵，沿邊戍守多卽逃亾。議者乃謂南人脆弱，終不堪用。只緣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役使，橫加筆辱，衆情憤憤，遂皆潰散。因知逃亾非其本心。况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楚之伯，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他境，取材於異代。今猶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



之不得其術耳。日今諸將之兵雖足戰守無仰於此。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之際使之坐食。比年以來訓練亦精士氣思奮。臣愚欲望將諸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戍。別立統帥不隸他營。分屯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締壘張大形勢使之耳。聞日觀漸熟。征戰秋出春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習以爲常。緩急調發。人情不震。可以集事。

論吳蜀曰。國家自南渡以來。保有吳蜀。而羯胡侵擾。殆無寧歲。往年數窺梁洋。故江左稍安。比年頗犯江淮。故蜀無重敵。犬羊之衆棄其所長。柝岩險冒

濤江。蹈必死必亾之地。而我未能收其功者。蓋彼無畏首畏尾之虞。而得全用其力也。昔三國鼎峙。吳蜀爲異邦。然當時所以謀困曹魏者。常萬里剋期。表裏相應。况今二方一統。方不應分。竊見金房荆襄境壤相接。乃西南之交。吳蜀之會也。若虜迫近江淮。陝蜀之兵當稍循金房。而南若窺全蜀。則上流之兵當稍循荆襄。而北批抗擣。虛互爲聲援。以分虜勢。庶幾在狡之謀不敢輕動。動而乘之。萬全之舉也。

論募兵曰。竊見金虜叛盟。數窺淮甸。諸將驅攘奮擊。





雖獲酋渠。殲醜類。捷音繼道。然糜兵。酣戰。殺傷殆相當。臣聞自昔戰爭之時。哀兵益衆。固非一塗。或取之內郡。如蕭何發關中卒。以補兵闕。漢威復振。是也。或取之盜賊。如諸葛恪取丹陽勁民。深加慰撫。籍爲甲士。是也。或取之逃亾。無賴如馬隆募洛陽勇士。無問從來。立標簡試。自成一軍也。

深名臣言行錄別集卷十三下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嘉植培元泰正

胡銓 忠節公

字邦衡。吉州廬陵人。建炎二年。登進士第。授撫州判官。未上。以退虜功。轉承直權。吉州僉。丁父憂。紹興五年。張魏公辟湖北倉幹。改湖南憲幹。召赴都堂審察。呂祉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賜對便殿。改通直郎。樞密編修官。上書乞斬檜。除名。編管昭州。責監廣州鹽倉。改威武軍僉。



十三年羅汝楫論之除名責新州守臣張棟告其誦上再責吉陽軍二十六年檜卒量移衡州三十一年自便壽皇卽位首復官知饒州召至卽日賜對除吏侍遷祕書少監又遷起居郎隆興元年兼侍講及國史院編修官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除宗正少卿請外不允兼國子祭酒除兵侍二年除措置淮浙海道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加集撰知漳州改泉州人見尋除在京官觀兼侍講權工侍尋卽真辭力乞老除寶文閣待制與外祠旣出都門旨復畱改修

神觀兼侍讀辭不允會詔舉人以所舉非是論坐貶秩二等三求去從之除敷文閣直學士外祠以郊恩封開國子除龍圖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壽恩進開國伯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郡侯乞老不許除端明殿學士淳熙六年召辭力乞老不許引疾提舉太平興國宮力疾辭乃加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忠簡公爲起居郎直前奏事云臣罪廢二十六年陛下登極首蒙召除曾未浹旬又權左史上曰卿被罪許時可謂無辜朕自知卿與五十朋銓曰臣與十朋



不同。陛下潛邸之舊。且其材可用。上曰：潛邸亦有不當用者。如十朋非我之私。其人實可用也。近日除臺諫官。外議如何。銓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也。

公又奏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為賣直。上曰：此語非也。朕近謂臺諫論事。要當辨曲直。朕在藩邸時。見有臺諫論事。不復辨曲直。尋即報行。每以為不然。故近日與張闡說此語。非賣直也。然非卿不聞此言。銓奏臣事君。猶子事父。知無不言。若於君有隱。則於父亦有隱也。非忠孝也。上曰：卿言甚善。

卿言甚善

公當對直前奏事。上曰：朕在藩邸時。養得性定。全或飲酒過度。未嘗不悔。銓奏外人皆知陛下無酒色之過。然猶謹畏如此。臣見聖德日增。雖堯舜不及。公知泉州日朝辭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說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官觀兼侍講。

虞允文奏胡銓蚤歲一節甚高。久謫海外。誰為能及。



今縱有小小過失。謂宜濶略。錄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今卿所言。正朕意也。梁克家奏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公上高宗和議封事。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位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

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鑿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



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  
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  
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  
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  
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  
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今虜決可和，盡如倫  
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况醜虜變詐百出，  
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  
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  
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

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  
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  
奮，只如項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  
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  
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侔，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  
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  
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  
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天帝秦之虛名，惜夫  
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  
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誦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



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益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

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日可。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切謂秦檜孫近。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雷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



名臣言行錄 卷五十一  
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公之上書也。都人喧騰，熒日不定。上語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檜等乃擬昭州編管。時公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范如圭方疇同見，晏敦復為公求援。敦復即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口追還矣。

公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恨之，亦貶安遠，令死焉。

公爲福州判官，諫議羅汝楫論其文過飾非，用惑羣聽，除名編置新州。公往新州，其鄉人王庭珪者棄官養志，幾二十年。至是以詩送公，有云：痴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又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邑大夫歐陽識使人許之，除名編隸辰州。



公徙吉陽軍。先是檜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公時猶在新州。廣帥王鈇問知新州張棟曰：胡銓何故未過海？銓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棟即奏公不自省循，語言不遜。公然怨望朝廷。於是送海南編管。命下，棟選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筒過海。公徒步赴貶所。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王趨廉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公。是時諸道望風，輒攜流人以為奇貨。惟趨能與流人調護，海上無蕪粲百物。趨輒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

得罪而趨  
不朽千古

隆興元年，公為起居郎。孝宗曰：近日除臺官，外議如何？公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明皆朕親擢也。

公奏臣承乏左右史，竊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一曰史不當進，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史不當進？太宗欲觀史，褚遂良以為不可。文宗欲觀史，魏謩以為不可。國朝進起居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歐陽修為起居注，首論其失云：自古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



更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沿習至今。何謂立非其地。唐制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懼爲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不與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問。命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官立於御座之後。歐陽修謂起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進見。乃徙立於御座之前。至修罷。修注者乃復立于後。後乃立于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不過錄諸司供

報公文而已。何謂前殿不立。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左右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切處。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國朝舊制。前殿皆侍立。夫人主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制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儼羊亦去矣。何謂奏不直前。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



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  
朝廷事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秦史  
事爲名而朝廷事亦得議焉皇祐中唐介論文彥  
博帝怒時蔡襄修起居注直前論救又曷嘗預牒  
閣門與必俟班次耶

公奏曰陛下憂災避殿減饌蝗虫滅息天理去人不  
遠上曰朕逐日儆天蝗虫遂滅安可不至誠公奏  
曰陛下行之不息豈特滅蝗虜亦不足慮

公因旱蝗呈變求言請勿微福佛老躬行周宣政事  
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因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

默爲賢容悅爲忠道途相傳近日臺諫論事朝廷  
謂爲賣直此德宗猜忌之語願陛下以德宗爲戒  
詔議講和公議曰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  
主和二聖劫遷本於宰相何鼎主和維揚失守本  
於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元顏亮之變本於秦  
檜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醜虜薦食上國何嘗不  
以和哉今欲與不共戴天之讐講信修睦三綱五  
常掃地盡矣就令可信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爲  
之况萬萬無此理乎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陰爲  
之備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



公爲兵部侍郎時。以水災。詔求言。公言與虜講和。可痛哭者十。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置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絕中原之望。四也。竭民膏血。以予虜民。愁盜起。五也。秦檜力持不主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過。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路允迪等往交割歸地。虜叛盟。劫執允迪等。遂詔親征。虜復請和。反覆如此。檜不悟。卒有逆亮之變。七也。虜必復如前日。

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至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焉。九也。李沆嘗謂王旦云。切勿與虜講和。夫祖宗盛時。猶以和議爲不可。况今國勢委靡。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論。力行其志。則醜虜何足慮哉。天變水災。亦當銷縮矣。

公因轉對。爲中國與虜和可弔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與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



衣行酒而後爲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請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湯思退與王之望、堅主和議，罷張浚兵柄，公爭之力。於是大臣皆不悅，遂命公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卽趨行。時金寇深入，號八十萬，淮東郡邑皆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之，射陽湖而大將

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公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爲自安計，公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令寶逗遛，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虜兵。時大雪，河凍，公親持鈇錐，斫冰，士皆奮。初，公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臨安，公使江淮，蓋受敵之地，携孥北行，言者併指爲罪，與穡俱罷。

公知泉州，趣令入對，遂畱侍經筵，尋除工部侍郎，公遂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道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



不得其人。

楊誠齋萬里題公書藁曰：澹菴先生借上方劍以斬帝秦之書，當其一封朝奏之時，虜酋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動色，發國有人焉之歎。自是不敢南顧者二十有四年。某昔誦其文，今見其藁，纔尺紙耳，盈尺之紙，乃能却百萬之師，一何壯哉！募本尚千金，况真藁乎。

又序公文集曰：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和戎公上書乞斬宰相，在廷大驚。虜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

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餘年。昔魯仲連不與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為夸，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強，不以百萬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



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饑斥時宰誕寘嶺海愁狄酸骨飢蛟血牙風呻雨唱濤譎波詭有非世間人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竒云至於騷辭涵茫蘄宰鉢劇刻屈挾天之幽洩神之庾檇癯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

或言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菴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

享和辛酉

卷十三終



